



篱上牵牛 照秋色

秋日的花草草中，牵牛花娇小玲珑、清新淡雅，是受人喜爱的寻常野花，浸染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小家碧玉一般温婉可人，寻常村姑一样朴实无华。

牵牛花属旋花科，品种众多，花朵有大有小；颜色也是各异，紫、蓝、绯红、桃红、混合色都有。《本草纲目》上说：“此花始出田野人牵牛系药之用，故以名之。”因其外形像喇叭，故俗名喇叭花。吾乡把牵牛花唤作勾勾秧儿，取其藤蔓缠绕篱笆之意。老日子的村庄里，乡人不懂植物分类学，把长相近似的牵牛花、打碗花、田旋花，通称一个名字，叫勾勾秧儿，这样叫的最大好处，就是省去了辨别不清的苦恼。吾乡形容两个人关系亲密，除了用“俩人好得穿一条裤子”形容外，经常说的就是“俩人整天像勾勾秧儿一样，前脚不离后脚”。

牵牛花总是清晨开放，午后至傍晚开始收拢、闭合，很像乡间那些早起劳作的勤劳村姑，故而乡人也昵称其为“勤娘子”。早年间，看过民国才子张恨水写的一篇文章，其中说到了牵牛花，印象极深，至今不忘：“牵牛花拂晓开，见日则萎，宜植于屋之西偏。否则迟起之主人，终身不与花相见矣。”牵牛花还有一个名字叫“朝颜”，顾名思义就是有着朝霞一样的美丽容颜。这个别称，应该是古代文人所起，我很喜欢，听起来清新雅致，带着浓郁的文艺范儿。每每看到，都不禁想起日本著名俳句，“朝颜生花藤，百转千回绕钓瓶，但求人水”。

牵牛花是爬秧草本植物，身敏捷，善攀缘，或者缠在篱笆上，或者爬在墙头上，或者绕在草从里，微风过处，摇曳生姿。若是论起牵牛花最惬意的安身之所，当属乡野篱笆之上。农人围扎起来的篱笆栅栏，是守护菜园的一道屏障，也是丝瓜、黄瓜、眉豆等菜蔬的空中家园。不请自来的牵牛花，一旦将丝丝缕缕的藤蔓搭上篱笆，便铆足了劲往上攀爬，跻身于青翠蔬果之间，染绿了长短枯木、干枝。随着一场透雨的振臂高呼，牵牛花在一个清晨悄然绽放，或紫或粉，或白或红，清新脱俗，娇艳无比，颜值丝毫不逊色于丝瓜花、眉豆花。

金风送爽，众花逐渐凋零，此时的牵牛花仍在枝头绽放，没有了“寄人篱下”的卑微和胆怯，俨然成为青青篱笆上的“美娇娘”，那一抹动人的明艳亮色，在秋日的无尽萧瑟中，成为乡村篱园水墨画中的点睛之笔，让人眼前一亮，美不胜收。

牵牛花是土生土长的乡野之花，是大自然赐予乡村孩童的珍贵礼物，伴随着一个个农家娃走过了艰苦岁月，迎来了希望曙光。幼时去山冈上割草，在地上蹲久了，身体酸困，便直起腰，抬眼往前看，不远处，几朵顽皮的牵牛花，从草中探出脑袋，嘻嘻地笑。于是，放下镰刀，伸手摘一朵，若是含苞欲放的花骨朵，便衔在口中当喇叭吹着玩，虽然吹奏不出曲调，却能把半开的花蕾吹得像小伞一样；若是完全盛开的花朵，便将花蕊蜜管含入嘴中吮吸，弥漫在齿颊间的点点甜蜜，是用多少钱也换不来的童年味道。有时，趁歇息的空当，割草娃们也玩“过家家”的游戏，娶媳妇是经典的保留节目，娃娃姐姐在一起，有人抬轿，有人放炮，有人奏乐，和真实的娶亲场景差不多。充当吹喇叭的那个男娃，摘下一朵硕大的牵牛花，往嘴上一按，像模像样地吹起来，欢快喜庆的曲调仿佛真的从喇叭花里流淌出来；一个女娃把连着藤蔓的喇叭花拽下来，编成花环戴在头上，装扮成一位即将出嫁的新娘；其他伙伴，紧紧跟在后边，扯着喉咙唱：“勾勾秧儿，爬高楼，高楼高，爬树梢。树梢长，爬东墙，东墙烂，爬林杆。林杆细，不敢爬，躺在地上吹喇叭。嘀嘀嗒！嘀嘀嗒！爬俺家？爬您家……”

(据《西安晚报》)

荐读



作者：刘建辉
出版社：安徽美术出版社 2024 年版

邮票被誉为“国家名片”。一张邮票就像一部包含丰富知识的小百科全书。《邮票里的传统文化》，将邮票、传统文化和日历结合起来，让人在时光中领略邮票和传统文化的魅力。

你的一生在书里

袁宝艳

筋骨后成长的才俊。

冬天没有取暖设备的教室里，晚自习冻得伸不出手，也看不清孙老师站在讲台上的五官，却能听见老师告诉我们“双手放在袖筒里，用右手在左臂和左手背上一样可以演题”的教诲，直到今天，我还保留严冬时在袖筒里写字做重点记忆的习惯。

点灯熬油的求学记忆，如光四射，照亮前程。

深秋，地里的辣椒已停止生长。白天踩好点，我和一名来自黑龙江鹤岗的同学晚上钻进校内教师宿舍楼后的一片辣椒地。趁着月色，我俩摸黑每人揣了半书包还未长大的辣椒。第二天一大早我俩分别用大海碗进行腌制，当天晚上就拿出来跟同住校的同学分着吃了。“原来是你俩干的呀，那是咱班孙老师家的。”“你们咋知道是孙老师家的辣椒地？”“我们看见孙老师天刚亮就在扶倒地的辣椒呢。你们弄倒好大一片啊！”

第三天中午，孙老师用罐头瓶子装了满满一瓶芥菜丝咸菜递到我手里。“周末无家可回，寄人篱下的生活我经历过。吃完瓶子给我，我再给你拿。”孙老师居然没有批评我，还给我送咸菜！手捧着放了青红辣椒丝和香油的芥菜丝罐头瓶子，我的内心百感交集。对于一个13岁远离父母独自在外求学的少年，老师这样的举动，远胜千言万语的说教，再一次拉近了我和孙老师的距离——他蹩脚的山东话那么好听，他的因式分解课堂让我着迷，他从不

用圆规和三角板的数学课咋就那么精彩！“亲其师信其道”，我爱上了数学课。

初二那年夏天的一个中午，上了四节课的我们终于熬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一窝蜂地挤到食堂



我是风筝 也曾是陀螺

风筝和陀螺，都是有故乡的，风筝的故乡在天上，陀螺的故乡在地上。

放风筝，最怕断了线，小孩子会为此掉眼泪，大人则会惆怅一会儿。掉眼泪是因为失去了一份快乐和美好，惆怅是因为失落与牵挂——风筝断线，即是永别。

在荒野，见树上有风筝挂枝头，历经风雨，它彻底旧了，不知它从哪里来，故乡在何方，牵它的曾是哪只手。这样的风筝，没法去救，难度太大，它痴缠于枯枝之上，把飘摇之地，当成了永久的居所。

每次放风筝，总会准备足够结实也足够长的线，它扶摇直起的时候，我在地面仰望，收收放放，放放收收。风弱了的时候，把风筝收回家，风筝回家，就意味着春天时它还有机会起飞。

也有个别风筝，在角落里藏久了，再拿出来，翅膀已显碎痕，没了身体，风筝的灵魂

也碎了，风筝是宿命的季节性产物，只有飞翔给它活力，收藏只会使它沉寂。

“人人夸你春来早，欠我风筝五丈风”，春天来了，我把家里积攒的大小风筝，都找出来，放飞到最高程度的时候，撒手，或者把线剪断，它们落到哪儿，哪儿就是它们新的故乡。

风筝对应陀螺，如同天空对应大地。风筝可以看见地面上，有一个小小的东西在不知疲倦地旋转，陀螺却看不到天上的风筝，因为它抬不起头来，它只顾在自己的那一小块地方快速旋转，一慢下来，就会有鞭子抽在身上。

陀螺同样看不到星空和银河，但陀螺会做梦，星空和银河会在它的梦里出现，那是陀螺所能梦到的最辽阔的时空。转动的陀螺来不及做梦，会做梦的陀螺，一定是它永久地停下，不用再奔波，它会倒在

不大的打饭窗口前。前面排队的多为初三年级的男生，后面排队的多为女同学。忽然，不知是谁的月经纸掉了出来，有几个年龄大的女孩子羞红了脸快速远离了。就在这时，一只大脚快速地踩在这个“丢人”的东西上，完完整整，准确全封闭。是孙老师！他一动不动，历时40分钟左右，直到所有学生都打完饭离开食堂。

后来我们知道了是哪位女生遗落的，但当时她真是吓坏了。“非常感谢孙老师，是他让我避免了尴尬。”

孙老师，40多岁，大个子，课堂上常挽着裤腿，一看就是从地里干农活出来就回教室上课的。我坐在前排，常常看见孙老师在黑板上画圆的手带着泥土。他一年四季从不戴帽子，寸头，头发黑，脸更黑，古铜色油亮的皮肤看上去特别健康。看似粗鲁的外表下，深藏着一颗细腻纯良的心，有他的呵护，学生就会时刻被安全、温暖所环绕。

大海之所以伟大，除了它美丽、壮阔、坦荡外，还有一种自我净化和传导的功能。

1995年暑假，已经成为教师的我重返故乡，前去探望我的老师。年近六旬的孙老师还是每天干农活，我们回忆着当年的故事。他问我，你也当老师了，遇有相同的问题，你是不是也会像我那样处理？我说，老师，我会。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间教室，放飞的是希望，守巢的总是你……”在我做教师的这些年，每遇校园内发生的师生故事，我便总会想起母校，想起孙老师，“是你让我播下立志从教的种子”“是你让我永葆班主任工作的热情”“是你让我努力践行教师一生都在书里”的箴言。

想他，就打电话给他；想他，就表达我的感激：感谢孙老师，让我何其有幸做了您的学生，感谢孙老师在我做教师的今天还能得到您的鼓励。80多岁的孙老师，在电话那头反复只说一句“教书育人，教书育人，教书育人。”孙老师，纵使山高水远，我也要你将你一生妥藏。

(作者简介：袁宝艳 祖籍山东菏泽，现就职于大武口区教育体育局，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宁夏回族自治区作家协会会员，石嘴山市作协理事，文学季刊《大武口文艺》编辑。)

一立方

海水在涌动
鱼群熙攘
一条鲨鱼尾随
一口吞光
潮汐涨落
有时簇拥起海浪

空气在颤动
风打着旋儿
在花丛逗留
与蝴蝶捉迷藏
工蜂飞来
向花儿讨霓裳

庭院杳杳
葡萄在疯长
架下穹庐仰望
妖娆带着忧伤
雨露滴下来
点亮了满院花香

楼顶的小阁楼
充满了好奇
一群鸽子
盘旋着
呼啸着
当作了最近的天堂

公园一隅
一对情侣在热吻
月牙羞羞
从树影悄悄退场
万籁俱静
奉献这美好时光

斗转星移，风花雪月
五颜六色，喜怒哀乐
战争和平，细菌疾病
一立方，包罗万象
或许盛不下思想
但，可留每人容身的体量

(作者简介：史建伟，河北邢台市诗词协会会员。)

人人争做向阳花



毫无疑问，向日葵来自美洲。它和马铃薯、辣椒、番薯等美洲农作物一样，都是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后才辗转到东方国度的，譬如中国。

最早记载向日葵的汉语文献，大概是明代赵燏的《植品》：“又有向日葵者，万历年西番僧携种入中国。干高七八尺至丈余，上作大花如盘，随日所向。花大开则盘重，不能复转。”

至清初，陈扶摇在《秘传花境》中写道：“向日葵，一名西番葵，高一二丈；叶大于蜀葵，尖狭，多缺刻；主月开花，每秆顶上一花，日中天则花直朝上，日西沉则花朝西；结子最每繁；状如麻草子而扁。只堪备员，无大意味，但取其随日之异耳。”其中“日中天则花直朝上”未必真实，也未必失实。

至于向日葵的“葵”字，在古代文献和古诗词中屡见不鲜。葵者，并不一定是向日葵。古代的“葵”是一种为百姓喜爱的蔬菜，属于古代五菜之一。譬如《长歌行》中的“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中的“葵”便是“葵菜”，同《诗经》里的“七月亨葵及菽”中的“葵”一样。如今也有不少农家乐餐馆正在开发葵菜，招徕食客。

《左传·成公十七年》里记载：“仲尼曰：‘鲍庄子之知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所谓“卫其足”即葵菜叶子向光而簇，遮蔽了根部。其实，植物的向光性是极其普遍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知道了这个常识，也就不难理解古诗词中的“葵”或“向日葵”了。譬如刘克庄的《向日葵》：“生长古墙阴，园荒草木深。可曾沾雨露，不改向阳心”；梅尧臣《和石昌言学士官舍十题·葵花》：“此生不生背朝日，肯信众草能离持”。杨万里《寄题张商弼葵堂堂下元不种葵花但取面势向阳》云：“行尽葵堂西复东，葵花元自不曾逢。客来问讯名堂意，雪里芭蕉笑杀侬”等。其中的“向日葵”“葵花”“葵”，都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向日葵。只是这些诗人想通过“向日葵”的向光性，来表达自己对皇上或朝廷的无限忠诚。即便是出家人也不例外，譬如宋代的释文珣就写了一首诗：“一入长门门淡妆，秋衣犹是旧宫裳。到头不信君恩断，日日倾心向太阳。”

向日葵是植物向光性的集大成者。植物向光，人性亦然。
(据《西安晚报》)

美人欲醉朱颜酡



落日时分的晚霞，如醉颜酡。

酡。《水浒传》第三十回写“施恩三人死囚牢，武松大闹飞云浦”时，有一首诗：“恶人自有恶人磨，报了冤仇是若何。从上施恩心下喜，武松终日醉酡。”

有时候，成熟的果实现出诱人的红色，像极了醉酒之后的脸。《西游记》里蟠桃园里的桃子，可不就是“先熟的，酡颜醉脸；还生的，带带青皮。凝烟肌带绿，映日显丹姿。”桃子酡颜醉脸，自然不假，桃子果皮上晕染的那一抹动人的红，正像喝酒之后人脸上自然浮现出的红晕，那是任何化妆品都无法染出的颜。

美人欲醉朱颜酡。美人如花，有些花，比如海棠、荷花的红，不是一大片浓重

的齐齐整整的红，而像是轻轻慢慢晕染开来的红，这就是醉颜酡。钱钟书在《围城》中有这样的句子：“夜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透明体；它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来，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夕照晚霞隐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

酡红是一个古老的色名，元代王实甫的《长亭送别》一词中，有“晓来谁染霜林醉”之语。秋日枫林如醉，当秋林映着落日，正是醉颜酡红的相映生色。

中国传统色总是有这样丰厚的意蕴，一种颜色，可以是面容的颜色，可以是花果的颜色，可以是天地的颜色，可以是空间的颜色，也可以是时间的颜色。(据《西安日报》)